

中国高等教育史论

涂又光



ZHONG GUO
GAO DENG JIAO YU
SHI LUN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007276

中国高等教育史论

涂 又 光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涂又光著. —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ISBN 7-5351-2173-X

I . 中… II . 涂… III . 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
IV . G64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3484 号

出 版 :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电话:5830435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430034 · 解放大道 145 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5 插页 13.5 印张

版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66 千字

印数:1—2 000

ISBN 7-5351-2173-X/G · 1766

定 价:17.7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目 录

总论	(1)
第一章 传说与成均	(8)
第一节 传说的启示	(8)
第二节 王念孙重新解释序	(11)
第三节 纪昀论成均系统	(15)
第二章 孔子与私学	(19)
第一节 孔子自叙的年谱	(19)
第二节 论十五岁	(22)
第三节 要从“胎教”至“小学”说起	(23)
第四节 参照系	(28)
第五节 “志于学”	(32)
第六节 “道”与“艺”	(39)
第七节 “恕”、“忠”、“仁”、“礼”	(50)
第八节 目标与方法	(54)
第九节 道家的影响	(56)
第十节 私学的管理	(60)

第十一节 国际交流 (69)

第三章 董仲舒与太学 (73)

- 第一节 笔杆子与枪杆子 (73)
- 第二节 得天下与治天下 (74)
- 第三节 道家儒家的综合 (78)
- 第四节 言灾异 (85)
- 第五节 天人合一说 (91)
- 第六节 天人合一说与高等教育哲学 (95)
- 第七节 继天而教论,还是富而后教论? (100)
- 第八节 建议“兴太学” (107)
- 第九节 组建太学 (110)
- 第十节 “道”与“艺”,“经”与“艺” (114)
- 第十一节 汉太学的发展及其管理 (116)
- 第十二节 太学之外的高等教育 (120)
- 第十三节 两个典型 (127)
- 第十四节 地方的高等教育 (136)
- 第十五节 太学议政 (138)

第四章 朱熹与书院 (143)

- 第一节 中印文化的交融 (143)
- 第二节 自汉至隋的发展 (149)
- 第三节 唐代的大发展 (153)
- 第四节 盛唐模式——四个系统的高等教育 (165)
- 第五节 《大唐三藏圣教序》·佛教系统的高等

	教育	(169)
第六节	唐玄宗的《道德真经》注与疏·道教系统 的高等教育	(173)
第七节	宋代高等教育的几件大事	(182)
第八节	书院的兴起	(190)
第九节	白鹿洞书院的由来	(197)
第十节	《白鹿洞书院揭示》	(200)
第十一节	《白鹿洞书院讲义》	(206)
第十二节	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	(210)
第十三节	白鹿洞书院的管理	(214)
第十四节	书院运动的发展	(221)
第十五节	东林书院运动与黄宗羲论学校	(228)
第十六节	附论朱熹的《小学》	(237)
第五章	蔡元培与大学	(240)
第一节	中西文化的综合	(240)
第二节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247)
第三节	癸卯学制前后	(258)
第四节	京师大学堂	(265)
第五节	冲击·对策·效果	(272)
第六节	蔡元培的简历和道家境界	(277)
第七节	论《教育独立议》	(284)
第八节	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293)
第九节	蔡元培的“大学”观念	(298)
第十节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303)

第十一节	“教授治校”	(308)
第十二节	“美育代宗教”	(319)
第十三节	大学学制	(325)
第十四节	梅贻琦的《大学一解》	(330)
第十五节	对“人文·科学阶段”的启示	(355)
结语：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律		(359)
附录一	元首教育	(363)
附录二	元首继承人教育	(382)
附录三	女子教育	(410)

总 论

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发展有三个阶段：自传说五帝至清朝末年为“人文”阶段，近百年来为“科学”阶段，正在发展为“人文·科学”^① 阶段。

传说五帝是：黄帝、颛顼、喾、尧、舜。西元前二十六世纪的黄帝，是中国“人文之祖”。黄帝以前，中国已有文化尚无文明；黄帝开始，中国既有文化更有文明。文化与天然相对，文明与野蛮相对。黄帝以来，中国文化也是中国文明，中国文明也是中国文化。下文通称中国文化。

中国高等教育是中国文化一部分，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而发展。文化，起初都是某时某地土著的文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文化本是多元的。传说五帝的文化意义，是多元文化中主要文化的代表。据董仲舒传说，五帝大学曰成均，“成均”是中国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名称。

中国固有的多元文化，到西元前十二世纪，开始形成两个主要文化：北方黄河流域的周文化，南方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北方因袭陈腐的分封制，南方采用新兴的郡县制。北

① “人文·科学”读作“人文与科学”。

方重儒家，以礼治；南方有道家，以法治。至春秋时代，南方出现自食其力的平民知识分子；北方则仍然学在王官，其反动为私人讲学，孔子可为代表。“私学”是春秋战国时代主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成均”是官学，“私学”是官学的否定。“私学”是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信史”的真正开端，孔子是中国高教育历史信史的开山大师和第一位伟大代表。

南北文化，随着秦汉的统一，综合成为汉文化。秦统一是汉统一的排练和预演，不算统一的正戏。若用岁月打比，则秦不过是个闰月。汉统一的文化意义，则不过是楚文化的统一。再着眼于文化流派，则秦统一是法家的统一，汉高祖至文帝、景帝是道家的统一，汉武帝转为儒家的统一。可见以法家统一则速亡，以道家统一则复兴，以儒家统一则蒙民^①。后世王朝，再也不敢以法家统一了，虽然“法”是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有人说百代都行秦政事，若是说辅助手段则可，若是说主要文化则速亡。后世史家，批评汉武帝“穷兵黩武，虐民事神”，虽然称赞他“雄才大略”。汉武帝时的儒家，已不同于秦时儒家，不同于战国儒家，不同于春秋儒家，不同于西周儒家，而是南北文化综合的儒家，与道家、法家综合的儒家。这就是南北文化综合的汉文化。其代表是董仲舒，出生于文帝年间，早年学习道家，故其学以道家

① “蒙民”二字，取自《庄子·缮性》：“缮性于俗（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民。”这是批评儒家。再好的君主制度，再好的君主制度下的高等教育，也是把人民蒙在鼓里，由他摆布，毫无透明度可言。儒家拥护君主，帮助蒙民。当代有人高谈“启蒙”，意在揭开这层蒙蔽。本书根据史实，写了儒家不少值得肯定的东西，其能免于帮助蒙民之讥乎？噫！

为主根；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初，对册称旨，建议兴办太学。武帝从之，命丞相施行。“太学”是汉武帝以后历代王朝主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官学，是“私学”的否定。

汉文化定型了，至东汉之初，西元一世纪之初，佛教传来了，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综合过程开始了，历时千余年而形成宋代道学，可谓东方文化，其代表是朱熹。朱熹将晚唐出现的、宋代渐兴的书院理论化、制度化而且合法化了。“书院”是与东方文化相应的高等教育机构，虽与太学、州学、县学系统的官学并存，实质上是太学、州学、县学系统的官学的否定。

宋代道学定型了，马可·波罗来华了，受到元世祖忽必烈召见咨询，授以官职，这件事标志东西方文化综合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至今尚在进行之中，至鸦片战争进入新阶段，至五四运动形成新高潮，至改革开放形成最高潮。鸦片战争惊醒中国人，领教了外国侵略者帝国主义^① 这个最凶恶最残暴的敌人，为了保种保教（保教就是保文化），提出学夷之长技以制夷，纷纷兴办类似西方大学的洋学堂，而以戊戌变法时建立京师大学堂为代表。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1917年蔡元培就任校长。北大在蔡元培主持下，由腐败的官僚养成所，变成真正的西方模式的现代大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本营。蔡元培曾任清朝翰林院

① 弗·伊·列宁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通称《帝国主义论》，据此书所论，则鸦片战争（西元 1840）时尚无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尚无帝国主义。本书曾考虑改用“殖民主义”。为了与我国人民反帝反封革命总口号一致，还是用“帝国主义”一名，特此说明。

编修，后游学德、法，其学是东西方文化的综合。蔡元培在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地位，并不取决于他本人的学术，而取决于他所代表的新时代，中国的共和时代。“大学”是中国共和时代主要的高等教育机构。作为教育家，不是作为其他学问家，蔡元培是中国共和时代第一位高等教育家代表，正如孔子是中国君主时代第一位高等教育家代表。中国君主时代的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文”阶段，但人文与君主没有必然联系。中国共和时代的高等教育，开始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科学”阶段，但科学与共和亦无必然联系。五四以来，人们高谈民主与科学，造成一种印象：二者有必然联系。请看世界史：民主的政权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固然常见；而最不民主的政权却拼命发展科学技术，作为自身统治的支柱，也是有的。所以民主与科学并无必然联系。

近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科学”阶段，是此前四千五百年间中国高等教育“人文”阶段的否定。与此相应，“大学”是“书院”、“太学”、“私学”、“成均”的全部否定。这两个“否定”无人否认，不仅无人否认，而且有人为此欢呼，踌躇满志。不过每个中国人都有权质问：如此否定的结果，还会是“中国”高等教育吗？科学就是科学，例如物理学，不会有“中国物理学”，也不会有“日本物理学”、“美国物理学”、等等。中国高等教育，若要是“中国”高等教育，就一定不能停在“科学”阶段，就一定要进入“人文·科学”阶段。在“人文·科学”阶段，并不只是人文学科与科学学科并重，并不只是学人文者兼学科学、学科学者兼学人文，而是人文为科学启示方向，而是师生体现人文精神。我有一篇小文《论人文精

神》^① 讨论这个问题，在此不多说了。

七十年代末，华中工学院^② 开始办人文学科专业，十几年了，逐渐体悟到，这一举措，有跨过“科学”阶段、迈向“人文·科学”阶段的客观意义。

以上论述了中国文化发展各阶段，各阶段的代表人物，各阶段主要的高等教育机构。以此为根据，本书讨论以下题目：

- 一、传说与成均
- 二、孔子与私学
- 三、董仲舒与太学
- 四、朱熹与书院
- 五、蔡元培与大学

讨论问题，要从实际出发，不要从定义出发。定义是第二性的一句话，其信息含量怎么也不及第一性的实际丰富，用之不竭。定义，是谁的定义？若是西方的定义，就会用西方“套”中国；若是现代的定义，就会用现代“套”古代。“套”，害死人！当然也不要用中国套西方，用古代套现代。总之，讨论什么，就从什么的实际出发。讨论哪一段历史，就从那一段历史的实际出发。

从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实际出发，看孔子私学那一段，就清楚地看出，高等教育是十五岁开始的终身教育，“死而后

^① 见《高等教育研究》1996年5期。又见《中国哲学史》1997年1期，是两个不同版本，以后者为准。

^② 现名华中理工大学。

已”，没有“毕业”这一说，也没有“考试”这一说。国君们（诸侯）亲自找孔子，调查孔子的学生，张三何如，李四何如，孔子作出口头鉴定，以备国君任用：这是行政事务，不是教育活动。再看通史，通观各阶段，如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将用人行政事务作为“选举考”的内容，将教育活动作为“学校考”的内容，继续坚持这两个方面的区别，分开处理：这是极有见地的。尽管这两个方面关系密切，不论多么密切、密不可分，还是两个方面，不可混为一谈。两个方面，或更多方面，应该而且可能分别讨论，不要混在一起，哪一方面也讨论不好。现在讨论高等教育，就讨论教育活动，不讨论行政事务；要讨论行政事务，尽可另写专书讨论。这段话，好比民间杂技艺人表演，先捡开场子。

相对于 15 岁以前的“小学”，15 岁以后的终身教育是“大学”。“大学”的“学”字指“学问”，又指“学校”，但归根到底指“学问”。“大学”的专著是《大学》，汉儒编入《礼记》，宋儒重编为“四书”之首，逐步升级，越升越高，至于极高，而《大学》全文无“校”字，也没有当作“学校”讲的“学”字，《中庸》亦然。可见《大学》（以及《中庸》）的精神，重在“学问”，不重在“学校”。这套学问就是“明明德”，以修身为本，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配天地。这套人文学问，如此广大，不可能重在学校。这是中国高等教育“人文”阶段的特点；其中人文精神是与人同在的，不限于“人文”阶段的。

“科学”阶段则不然。科学学问，只有在学校里学，在中式学校里还不行，只有在西式学校里学。所以中国高等教育“科学”阶段重在学校，此其特点。所以当代的中国高等

教育研究，实际上不过是高等“学校”研究而已。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一段话，其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毛泽东真正看透了现行的大学，一针见血，说穿了现行大学的本质功能：办理工科。毛泽东极端重视中国人文学问，他本人就是中国人文学问大师，他亲自倡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就富有中国人文精神，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总是感觉现行大学不对劲，与中国人文学问不对劲，甚至与人文不对劲。毛泽东的感觉是敏锐的、深刻的，因为现行大学这一套，是从西方搬来的，只搬来西方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就是办科学的这一部分。（所以不能根据中国现行大学推论出西方高等教育只办科学。）毛泽东采取措施，改造现行大学的文科，由于复杂的原因，都不成功。

于是出现人文困境。目前的人文困境，实质是“端着金碗讨饭”。讨饭是贫困，端着金碗是富有。金碗不止一个，至少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固有的人文学问，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经验。（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人文的议论甚多，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对于党的历史经验论述太少。）两个金碗保你“发财致富”，不要再讨饭了！如果说，目前人文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不是困境，更不是讨饭，不应当有此保守估计。果真如此，那就千好万好，谢天谢地，我当上保守论者，也感到无上光荣。不过金碗可资创业，不能代替创业。只要发愤创业，就一定能够走出目前的人文困境，迈入崭新的“人文·科学”阶段。

第一章 传说与成均

第一节 传说的启示

《庄子》书中有丰富的传说资源，其《马蹄》篇有云：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

又云：

“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

“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

以上引文有三处提到“圣人”。“圣人”是谁？《马蹄》篇

没有交代。其《在宥》篇交代了：“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

以上是道家的传说，它有这样的意义：中国教育始于黄帝时代。

儒家也有这样的传说，见于《大戴礼记》的《五帝德》篇，其中说黄帝“教熊貔虎豹”，“教化淳鸟兽昆虫”。“教”，“教化”（“淳”是补语，言教化到淳的程度），是教育活动。“熊貔虎豹”，“鸟兽昆虫”，是氏族图腾，代表受教育的氏族。这种传说也有这样的意义：中国教育始于黄帝时代。

黄帝时代开始于西元前 2550 年^①。

这些传说都是说，黄帝时代以前，人与禽兽分不开；从黄帝开始，通过教育，人才与禽兽分开，人才脱离禽兽状态。照此说来，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区别人与禽兽，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使人不是禽兽。这是这些传说对中国教育的启示，这点启示有如明日当空，照亮了中国教育的道路，一直到 19 世纪末叶，才被现代的后羿射落了。

但是，在怎样区别人与禽兽、怎样使人不是禽兽这个首要问题上，道家与儒家是根本对立的。道家走“道”“德”的路。儒家走仁义礼乐的路，如《马蹄》篇之所批评者。

道家的“道”“德”是两个范畴，“道”指万物存在的总原理，“德”指个体存在的原理，道与德皆指万物（包括人）个体之自然，自然是个体自己如此。人之自然是人，不是禽兽；正如禽兽之自然是禽兽，不是人。万物存在的总原理，也就

^① 据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第 2 页，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是万物之自然，这就叫“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语）。只要坚持道法自然，则人与禽兽有别而非禽兽，还用说吗？教育还是要的，其原理是“辅万物（特指人）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语）。而且强调“自胜”（《老子》第三十三章语），“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第五十四章语），于是儒家也大讲“克己”“修身”了。

道家批评儒家的仁义礼乐，不仅因为它们发生流弊，造成恶果，而且因为即使它们尽量发展，也不能解决问题。《庄子》《大宗师》篇有云：“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比喻什么呢？其后有云：“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以江湖比喻道术，可知以湿沫比喻仁义。

鱼在陆地，互相呵湿气，润口沫，苟延残喘，好比人互不相忘，仁至义尽。鱼在江湖，不用互相呵湿气、润口沫了，互相忘掉了，好比人在道术之中，用不着仁义，互相忘掉。请问哪样解决问题：是湿沫？是江湖？还用说吗。

若讲哲理，道家可谓极高明，比儒家高明。若讲历史，则儒家是中国教育的主流，这一点并未因为道家批评而改变，而是由于西方冲击才改变。哲理，历史，都正在创造之中。

再回到《庄子》《马蹄》篇、《在宥》篇的传说，说是从黄帝时代开始，以仁义撄人之心，以礼乐匡人之形。这都是教育活动。而且按照中国传统，仁义礼乐教育更是标准的高等教育。